

兵败吉隆坡

BING BAI JI LONG PO

- 国奥教头成为媒介焦点。
- 北京球迷佩戴黑纱。
- 评球大腕儿们不想再保持沉默。
- 各路精英会诊中国“球脉”。

国奥队失利大揭秘

本书是中国足球走到今天的必然产物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兵败吉隆坡——国奥队失利大揭秘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区定福庄1号)

三河市邮电局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75 字数 160千字

1996年5月第一版 199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册

ISBN7-81004-624-1/G·311

定价:8.80元

沉默不等于心死

(代 序)

如 寄

和这么多懂足球、写足球的人在一起参予一本书的写作，有点“傍大腕”的感觉，不好意思。对我来说，足球的确不懂。不懂的最主要原因，是以往的中国的足球使我原有的一点有关足球的知识变得似是而非。

前不久，因为需要了解市场，召了一帮在京的球迷开了一个座谈会。大约三个多小时说下来，我为这些球迷的深刻所震惊。因为我们以为他们所谈所议所评的不外乎吉隆坡的那点事，悲悲戚戚、义愤难平等等。但错了。他们几乎没有谈到这次中国队花样没翻新的失败。如果你把这理解为在座球迷的一种心冷，这又错了。

他们的心没冷，冷的是心境和思维。

想当时中国队让韩国人往死里踢，连还手的欲望都看不出来时，不禁大骂“……你大爷！”很不冷静，特俗。在此向国奥队全体指战员们道歉。

毕熙东曾在不同场合几次提到，中国足球应喝“王老吉”。“王老吉”者，乃广东人夏时饮用的一种防暑降温的饮料，相当于北方的绿豆汤。据说此物在人头脑发昏，“找不到北”的时候灌下几口特顶用，不至于迷昏过去。

中国足球热吗？中国足球热。中国足球球员炙手可热，中国

足球教练是媒体热点，中国足协是所有运动项目协会中最牛的，热哄哄的。可中国足球是除了“盛装舞步”（中国没开展）之外最的项目。北京市委对体育很在行的万嗣全同志在人大期间对《北京青年报》的记者说，“现在追（足）球星，这些连亚洲都冲不出去的人，也能叫星？”

有条名贵的猎狗追一只兔子，结果让这只应该必被猎狗当点心的兔子跑了。主人问猎狗，“无论从哪方面讲，你都能追上这只兔子，为什么它却跑得比你快？”猎狗说，“我为的只是多吃点肉，而那兔子为的是活命。”

中国足球运动员现在还远没到“猎狗”的份儿。可有些人却十分不清楚对他们拥有的那点本事来说，只有“玩儿命”才能“活命”。你选择了职业选手的生活，就得忍受职业对你的要求。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对大多数中国足球职业选手来说，还必须具有那只“兔子”的精神，如果不服，不承认，叫板，只能被淘汰。

这本书的作者们大都是当今足坛的大写手，在相当程度上左右了中国足球的舆论，他们的意见常常被中国足球当局所采纳，我等是望尘莫及的。

吉隆坡之后，舆论沉寂，似乎已无话可说。其实写手们的话还是有的，只是由于时机，篇幅，公众心态，特别是'96甲A开赛在即等复杂的内外原因，这些腕级足球文字高手宁愿沉淀一下，从更深的层次开掘出点东西，以至球迷和读者在吉隆坡之战后很少看到有份量的文章面世。

无论书出来后舆论反映如何，销路怎样，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这本书中的文章绝不是虚以应付。都是实话，大实话，而且是大手笔的大实话。仅此一点，这本书就具有了重量。

很长时期以来，中国足球欲进又退，中国球迷欲罢不能。说了多少回要总结，找教训，在哪儿呢？谁也没看到。结果就象大家总结的：在同一块石头上给绊了若干个跟斗。上次爬起来，挥

干净身上的土迹，我们又继续前进了。转了个圈，又在这块石头上给撂倒，这都成笑话了。

那好吧，就让这些高手给总结一下。中国足球，伤在吉隆坡而病在自身。病灶处处，把诊号脉，不能说都准，可毕竟有给瞧病的，有敢给开药方的，也有敢给开刀的。这就有望。都知道有“病”，全慎着，那就等死，这是一种对人民，对事业不负责任的表现。

如果你选择了记者、作家这个行当，你就放弃了沉默……

正如开头所说的，我本是足球圈外的，至今看不清楚足球的战术。编者居然敢让我写个序，胆子之大非同小可。不成为序，掺进了许多想哪说哪的东西，混在一本很值得读，很值得保存的书里，算是鱼目混珠，读者可省略不看的。

这是一本好书。

— 九九六年四月于武汉

目 录

沉默不等于心死（代序）	（1）
-------------------	-----

第一部分：内 情

3.21 前后的 CCTV 直播室	（3）
默迎卡之战前前后后	（15）
拉德忠告中国足球	（34）
戚务生与贝绍维茨和拉德	（40）
我们为什么败给了韩国球迷	（48）
泡沫经济与中国足球	（54）
无须苦练也吃香	（57）
还让球迷等多久	（59）
何时不怕裁判整	（64）

第二部分：败 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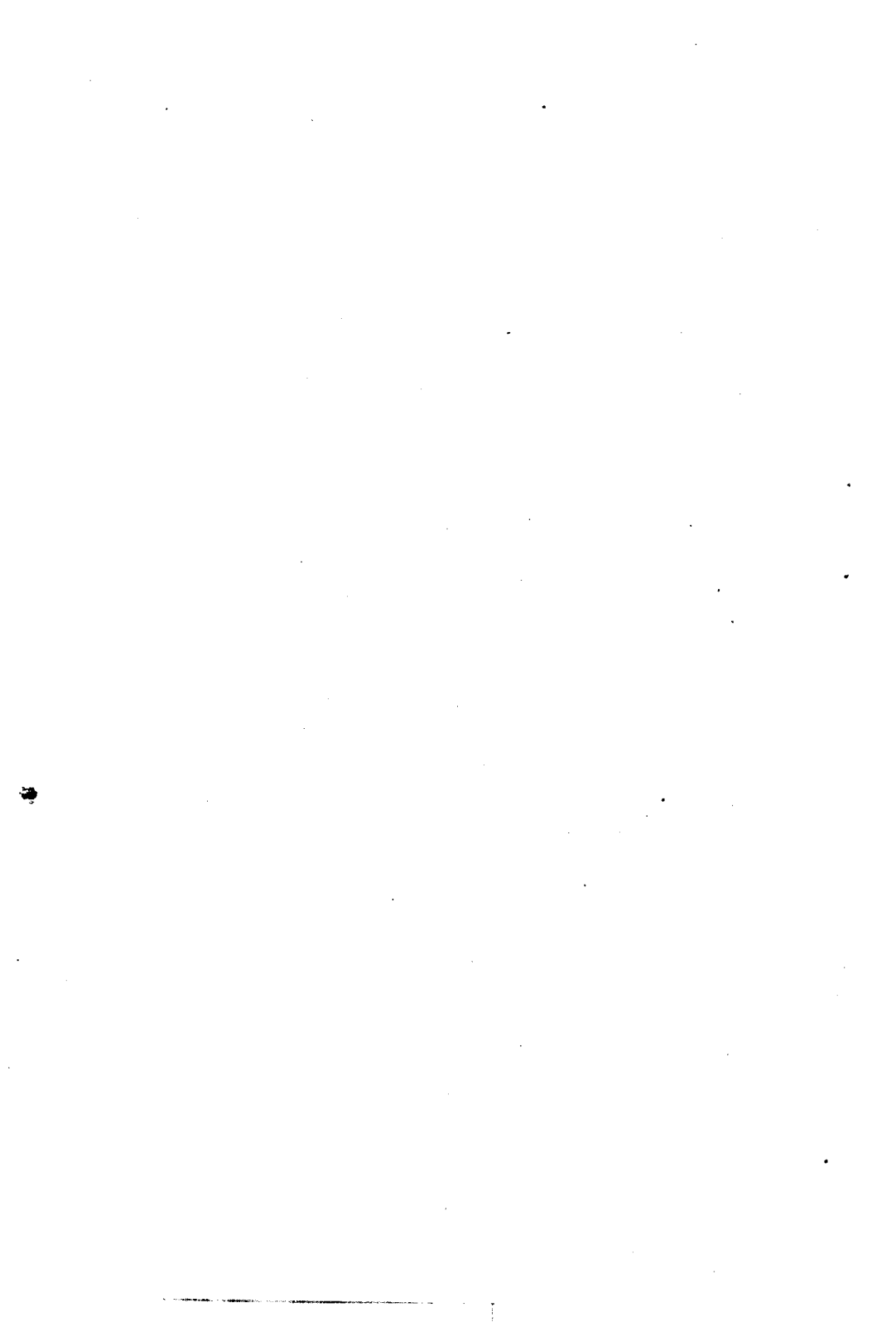
中国缺乏一流教练	（71）
戚务生七错	（79）
戚务生七错质疑	（83）
听腻了的老调子	（87）
中国男子缺口气	（88）
误区误事	（92）
三月吉隆坡：国奥新败；黑色默迎卡；再度反思	（96）
技不如人是否就冲不出亚洲	（100）
让我们回到现实中来	（103）
我们到底缺什么	（106）

中国足球“速胜论”的彻底失败·····	(113)
怪圈·····	(121)
从吉隆坡到吉隆坡·····	(127)
中国足球队谁都敢赢吗·····	(131)
少犯一些“幼稚病”·····	(132)

第三部分 进 言

向足球决策层进言·····	(139)
'98世界杯，中国队有戏吗？·····	(146)
我们怕麻木，并不怕痛·····	(151)
我们是否拥有职业足球·····	(154)
中国足球十问·····	(160)
四年后国奥队有戏吗·····	(166)
四年后国奥队仍然没戏·····	(167)
十年太久，应争朝夕·····	(169)
砸破“邪让”的索链·····	(171)
足球是什么·····	(175)
球是圆的，人可不是圆的·····	(181)
作家刘心武访谈录——对中国足球的文化感悟·····	(191)
重整河山待后生·····	(200)

第一部分 内情



3.21 前后的 CCTV 直播室

已经好几天了，拉肚子、胸闷、头痛、低烧的症状一直没有好转。浑身无力，眼皮发沉，奶奶说这是前些日子的心火憋的，现在没什么好办法，只有静养几天；又说都是因为这破足球，也不知你怎么这么上心，能不能跟领导说说给你换个别的什么项目干，不那么让人着急上火的。

我总是昏昏沉沉地敷衍几句，然后靠在沙发里闭目养神。而每当此时，刚刚过去的那几个终生难忘的日子就会像走马灯似地出现在脑海中——



中国国奥队以0：3负于韩国队后戚务生立即成为新闻焦点

3月15日，星期五，韩乔生告诉我们从17日开始的奥运会足球预选赛亚洲区决赛阶段的现场直播要加演播室评球，由他和我轮流主持。经过商量，确定了四位嘉宾：张路、李惟森、马德兴和陆俊。

3月16日晚，原定直播的德国足球甲级联赛第23轮临时改为第二天上午录相播出，把时间让给全英羽毛球公开赛的几项决赛的直播，我仍然是在德足的直播时间在演播室同期配音，回家时已是17日凌晨一点，看到我台五套上转播的比赛中叶钊颖以两个1：11负于韩国的方铢贤，心里有点儿不祥的预感。

3月17日，中国国奥队的首场比赛，韩乔生主持评球。也许是天意安排，当天的意大利甲级联赛罢踢，使韩乔生可以包办两场，而让我得到了一个球迷在家看球的那份无拘无束的放纵和乐趣。国奥4：2胜哈萨克斯坦，韩国与沙特1：1战平。原来安排的是在意甲之后录相播出韩沙之战，但是我在中一哈之战时就给马国力主任的寻呼机上传去一条建议：希望直播这场比赛而把意甲的一场录相压后。韩乔生在台里也是再三吁请。深知观众心理的马国力费尽周折，使台里各个部门大开绿灯，办成了这件顺乎球迷心愿的事。

3月18日，星期一，是《世界体育报道》的“法定时间”。我负责的《足球总汇》中除了同事们从吉隆坡传送回来的内容之外，还必须制作出一些其他重要内容来。在制作机房里紧张的一天还没容我们感觉到，就已经溜走了。结束配音后赶忙吃了几口盒饭，一看表已是七点多了。换衣服、化妆，来到600平方米演播室等待播出，这一天的奥运足球直播仍然由韩乔生主持。明天他出差，我就该上阵了。演播室的一部监视器上播放着5套上转播的比赛，我一直看到进演播室前最后一分钟。

在与孙正平谈论国奥队第二天的比赛时，他预告了本台的现场直播时间，而我则想当然地脱口而出说是在二套节目上。第二

天部里的电话就不断，都是问转播在第几套。事实上是在5套直播，1套重播录相。这个错可是没法补救，我懊悔得那一整天听见电话铃响就头疼。

后来有观众打电话来说那天晚上守着二套节目等了一晚上。在此我想由衷地说一声：对不起。

《世界体育报道》直播结束回家已是十点多，心里已经全是足球，全是国奥队，塞得满满的，好像等不到明天就要溢出来了。当晚几乎一直在半睡半醒间熬过。

3月19日，星期二，上午是体育部传统的例会，马国力主任再次强调对国奥队的转播要注意观众情绪的引导。会后自然是大家的纷纷议论和预测，在这种时候如果有人走进我们的办公室，一定会误认为是走进了某个球迷协会组织的讨论会，因为只有此时，体育部的记者们才可以放纵地议论和调侃，甚至是争吵，任性地扮演着本色的角色。而一旦当大家进入工作状态，以记者的身份出现在屏幕上时，无论是语言或声音，甚至手势，都绝不会是这个样子。

这一天的下午是漫长的，我经常在忙着手上的节目时走神，旁边的同事笑我心猿意马，一定是有事；其实他更是一边编片子，一边像祥林嫂似地絮絮叨叨个没完：“你是专家，你给咱一个准谱儿，今晚能踢成什么样？”

当晚的值班嘉宾是李惟森和马德兴。第一场比赛韩国队苦战以2：1胜了哈萨克斯坦队，我们三个人的表现都还算正常。可是当中国队和沙特阿拉伯队出场之后，我忽然思路混乱，心跳加速，而小马则忽然升高了调门，发言时还不时敲打桌面，我在桌子下面一再用脚踢他，他也不理会。惟森毕竟是45岁的人了，仍然显得比较镇定。

上半场双方打成0：0。中场休息时小马的发言观点鲜明，认为应该拿下沙特，提前出线，而惟森在对国奥队的表现给以称赞

的同时，指出防守时不要急于猛扑，防止被对方晃过。我一直为中国足球每每在关键时刻定位球失守而耿耿于怀，又相信风水轮流转，按因果报应我们也该在定位球上占一回便宜了，于是在下半场开始前大胆地预言国奥队会凭一个定位球取胜。

比赛的结果使我的预言成空，但我早已把这句话忘在脑后，只顾为打平劲敌而高兴。倒是后来有朋友告诉我这句话显得我很没水平，以后不该冒险这样胡猜，有损形象。第二天一早马国力主任也把我叫到一边说了几句，在鼓励表扬的主流之外，提醒我克服‘球迷心态’。作为“领导”完成“指示”后，他问我：“小黄，明天咱们打韩国队，你看？……”

这一天晚上直播日本队同阿联酋队的比赛，嘉宾是张路和陆俊。张路因为即将出任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总经理，尽量避免评论中国队的比赛。尽管如此，在评球时我仍然把话题引到了中国队身上：假想中国队小组出线，半决赛打日本队，应该注意些什么。张路此时把这些顾虑忘了个干净，立刻思维敏捷，条理清楚地谈了自己的几点看法。遗憾的是国奥队未能出线，我们的讨论真地变成了纸上谈兵。

在看球时我们三人议论中国队的前两场球，我称赞戚务生几次换人调度得当，效果不错，显示出临机应变的能力。张路听了之后，习惯性地眨眨眼，目光不离面前的电视屏幕，脸却稍稍侧向陆俊一边，像是自言自语地说：“戚务生这个人的优点是比较稳；陈熙荣的脑子可不是一般人能比的，那是个什么脑子？那是出了名的‘鬼才’呀。”这话听着有点不够通顺，前言不搭后语，我和陆俊互相望了一眼，都不再说话。

陆俊虽然在屏幕上发言时很谨慎，但在下面却显得机敏和健谈。谈到中国队最后一轮同韩国队的比赛，他一方面担心裁判在某方面势力的纵容下会对中国队不利，另一方面又对自己的好友戚务生的天生福气抱有信心，一再说：“大威挺有福，就看他的福

份了。”

转播结束后我与张、陆二人握别时，提到这是我和张路第一次合作，他略感惊讶：“是吗？咱们以前没一起说过球？”确实如此，尽管我对他一向很佩服，彼此也认识好几年了，却一直无缘“联袂演出”。这回也算了却了这桩心愿。最后我怀着一种寻找安全感的心情问他：“您看明天打韩国队怎么样？”张路还是眨眨眼，微微晃了晃下巴：“难。不好办。”这种回答让我的心悬在空中；可是即使他说：“行，没问题。”我的心又是否能放回肚子里呢？

这是3月20日的夜晚。

3月21日，星期四。

早上一到办公室，《体育沙龙》节目的制片人程志明和导演郁洁就找我商量星期五晚沙龙的话题，不论今晚成败，都要谈国奥队，希望我参加。程志明的冒险恐怕更胜过我关于定位球的猜测，我笑道：“程老板，你这是要豁出去呀？”平时不抽烟的他跟别人要了根烟，点燃之后说：“这样的话题，我们要是不敢作，观众会骂我们的；输有输的谈法，赢有赢的谈法。怎么样小黄？陪我赌这一把？”猛吸了一口烟，又慢慢地喷吐出来之后，他问：“我猜今天咱们2：1胜，你怎么看？”

这一天忙着为4月4日开播的《足球之夜》制作片头编辑素材，又得完成手头的几个固定栏目，忙的好处是暂时忘了晚上的比赛，避免了紧张而造成的精力消耗。

马德兴在家也坐不住，下午就跑到台里。在外面一起吃饭时他说：“你可别再胡妄猜测了，影响你形象；我和惟森做些预测倒没什么。”饭馆的老板认出我俩，非要请客，我坚辞不就：“要是今天咱们胜了韩国，我们一定再来让你请客！”

小马在吃饭时对这场比赛的预测十分低调，再三对我说：“只要打防守球，准完！一定得逼出去拚！”我提到用刘越打“后一”的变阵可能时，小马说：“大字队不是韩国奥运队，这一招可不是

放之韩国球队而皆准呀!”

这天晚上，马国力没有回家，而是留在直播现场坐阵。开播前他又叮嘱我：“你现在说球多了，有了不少进步，但一定要克服球迷心态。”另外还要提醒小马，你们俩都别太情绪化!”

这天我特意穿上3月19日转播时穿的那件衬衫，系上那天戴的那条领带，套上那天的那件西装，连圆珠笔也特意挑出了那天用的那一支，在进演播室时同样也是先迈的左脚。我知道这些并不能对国奥队的比赛有什么作用，但是这样作的时候，心里还是悄悄地希望着能够带来两天前的好运。

3月21日晚七点四十五分，转播开始了。六分钟广告之后，我们简短地说了几句，李惟森提出了一些战术上应注意的地方，而马德兴则明确地提出“保平争胜”与“争胜保平”的不同之处，认为如果有“保”的想法，则胜面小于负面。由于前方转播人员约定在开球前3分钟就要把现场画面切出，所以我只是很简单地提到刘越和庄毅两将的使用问题，就赶忙收场了。说心里话，这时候的我，真希望自己不是干这份工作的，可以在家里和一群朋友一起无拘无束地看球，不必强抑着心头的狂跳，还要在观众面前表现出镇定自若的主持人样子来。这份心情真是太复杂了。

前方宋世雄老师的声音一出来，我们三个人就从演播室撤出，准备踏踏实实地看球。谁知马国力从另外一间机房里跑出来，叫大家各就各位，然后告诉我，马上进演播室，与嘉宾再谈一会儿，前方来电话说比赛可能推迟开球时间。

我马上拉着李、马二人在镜头前坐定，此时心里那股紧绷的劲儿忽然一下不知泄到何处去了，恢复了平常那种心境，说话也不着急了，思路也清楚了，好像即将来临的只不过是我們期待已久的一场定了局的胜仗。也就是在这一刻，我忽然意识到自己是在从事着一项多么重要的工作，因为亿万观众此时一定都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家里的电视屏幕，等待着这场关键的比赛。而我能否

用一种广为接受的语言，甚至包括表情，把比赛一推再推的消息告诉大家，将直接影响亿万观众的心情。

马国力不时地告诉我前方传回的消息，一会儿写一张纸条递进来，一会趁镜头切给李惟森一个人时，从小马这一侧悄悄地凑上来趴在我耳边告诉我情况。在这段时间里，李、马二人也表现得异常镇定，谈吐从容，没有被这些情况所干扰，以至于在家里看电视的朋友们根本看不出来演播室内外的一片紧张和忙乱。事后想起来，我还要谢谢我的这两位好搭档。

比赛一推再推，推到九点开球。安排了暂播节目之后，马国力又跑到电话机旁守着去了，他很担心比赛再往后推，因为我们原来预订的卫星通道是从晚七点四十五——十点十五，足够转完整场比赛的，这一推迟，必须再争取到十点一刻之后的半小时。

暂播节目播放时，我和李惟森，马德兴走出了演播室，刚要松一口气，忽然看到5套的播出信号中“我”正坐在演播室里说话，当时竟然下意识地回头一望，心想“怎么回事？屋里还有一个？”原来暂播的节目是中一沙之战的下半场，开头正好是中场评球的那段录相，一时竟把我弄糊涂了。

台总编室主任罗明此时也来到了直播现场，和马国力紧张地商量着处理办法。此间他打了一个电话问台总机情况如何，观众电话多不多。答复是不多，一切正常。看来观众都是从七点四十五就开始守候了，所以这些变化没有让观众们感到意外或不满而引起疑问。

比赛开始前我们已是第三次出现在观众面前了，出于和大家一样的心情，这一次可以说是一个“长传急攻”，很快就把球交给了宋老师，然后满怀希望地专心看球。

上半场国奥队踢得十分难看并以0：1落后。中场休息评球时，我鬼使神差地脱口说中国队0：2落后，李惟森和小马在两边赶忙提醒：“0：1！”这好像是我在直播时第一次犯这种错误，尽

管急忙纠正，但为时已晚，心中直骂自己：“真糟糕，这话多不吉利！”

后来同事沙桐曾问我：“你是有预感呀还是当时没了魂儿了？”我说：“我就是有预感也不能说呀！真是鬼使神差，当时好像嘴不是自己的。”沙桐笑道：“你可得小心了，有人打电话说要在咱们台门口堵你，输球都是你方的！”

再说 21 日的下半时比赛，我一边揪着心看球，一边看着马国力在作最后的努力。他告诉我，十点一刻之前进演播室等待，信号一中断就听他的消息，能否延长卫星通道占用时间要努力到最后一秒钟。此时他已是双眼通红，像是要跟谁拚命似的。

十点一刻分，信号无情地中断了，我一边向大家解释着原因，请大家稍候，一边组织话题，让惟淼和小马谈点儿什么。马国力此时不断地在耳机里冲我喊：“小黄！注意你的情绪，情绪！不要太低沉了！”我明白他的良苦用心，尽力保持着平静的语调，但神态间隐藏不住那股沮丧。小马比我还年轻两岁，更是一副打了败仗的表情，惟淼毕竟年长许多，阅历丰富，仍然比较沉稳。

在我们分析比赛情况时，马国力沙哑着声音在耳机中告诉我，争取卫星通道的努力失败了。其实此刻我已经从面前的监视器中看到了卫星线路上已经开始传送的日本人的节目。面对这样一场没有转播完的比赛，又是一场让亿万国人伤心的败仗，而且从当时已进行的六十分钟比赛来看，国奥队根本没有回天之力，我简直不知该怎样收场，最后的那几句话就像在恶梦中呓语一样，艰难地道了声“再见”。

从演播室出来，我问马国力还要不要再等等，他正涨红着脸，像是自己刚刚输了一场重要比赛似的，一脸的懊恼和疲惫；他也确定是为卫星通道“苦战”了一番才无奈败阵的：“不用等了，你们可以走了。”“你呢？”我问。“我在这儿等比赛结果。”这时，宋老师的声音仍然通过电话线清晰地传到后方，但是画面却彻底地